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七

宋 胡寅 撰

寄秦會之

某頃于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侍家君東行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母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亦不敢輙具書尺惟是向慕感激之誠至今何嘗不在左右也自相公均逸于外而謀奉親閒處迨此暇日可

以曳裾齋閤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吴楚相望緬焉數千里有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竿牘少見區區近世以來邪說㬥行橫騖于天下三綱九法浸以湮滅相公見危授命于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于羣枉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袖當世真得古者大臣之義矣其于放淫詎詖正人心息邪說使斯民不淪于異端曲學乃天下所以徯望于相公者也側聞閉户讀書討論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大任之降德譽日新有識欽嘆而

其竊有疑焉葢謂相公微信佛說手抄華嚴經八十卷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鈞意之所存也佛之為道葢以大倫為假合以人世為夢幻其辭善遁而不稽實理從其教者必棄絕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之下皇皇然以死為一大事凡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扶持人紀為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為世害葢甚于莊老之弊清談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

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恥高言大論

詆訾名教謂劇秦美新為達權以歷事五代為知道其

效至于風俗大壞戎馬長驅國君遠行宗廟荒圯中原

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圜視不以槩于心以為

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敵庭拜仇人廢君簒國安

行而不顧夷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

禮佛參禪非笑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以大倫為假合以

人世為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秉節正色立朝捐一身

表萬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
想忠赤追鋒圖任縉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
益深則相公于格天之術業當盡明也于遯世之賢材
當盡知也于奸慝之情狀當盡窮也于恢土宇除讐逆
之方略當盡講也凡此乃臯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
魯先生所以詔後世非竺乾以寂滅為樂者所能知也
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
措意者也彼香水海妙高峯徧參互攝之寓言曾何足

進乎往時嘗見觀文李公與故相吳公書論華嚴與大
易無二其詞宏辯固難窺測而某竊欲置議曰三代而
上聖賢繼出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而
後佛說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蓋有
其人矣而拯溺救焚出生靈于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
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
朝之寇公蓋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非法之書
而後能也方欲請決于李公而李去長沙某也于心終

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尚佛乘益歸于性空遺累之習謂蹈方秉節如相公猶有取焉則于自任天下免民塗炭之意毋乃終始本末不相符乎某未獲瞻望履舄而輒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納某不敢自以其言為不善急于輕千里而告也顧畢其辭則俟他日惟相公有以教之敢冒鈞嚴伏深悚懼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絶外連之株悉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計耳不足為相公道也然既降之後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庶不復為賊而郡守輩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為兵者習熟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别將然近世鮮有肯強本制末之勢而徇情憚衆從而封養疽癰者則有之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

司若皆如張觜柴武則非特人無議論必有綏輯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無諸般拘碍辟差縣令一次所謂諸般拘碍者詐官負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為民父母某意不謂然即嘗奏乞令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曰無人願就處不如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闕然而已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碍不可授任之人而委之某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于使民不為平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

向來岳飛非不討殺亦有已見淨盡之言終不能絕尚跨四路出沒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為寇耳水寇本緣政煩賦重加以任人速之一日兩郡響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吏為最獨免執耒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歲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減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

州久合仍舊為渠陽砦前已具聞鹽香常平悉當權廢諸司事兼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縣止須一令一尉官省則事省而費寡民可安居矣今天下之所共患者外雖有讐敵叛臣內則有握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士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呂相國以私怒減降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諸大將名為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于天朝誣上行私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于敵仇而施之于朝廷虛增

最王宗等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效而為之也昨來王𤫉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主將不善易之可也何乃與其衆而分之祁任之事則又甚于此矣以是計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歸朝廷而其牛畜未必散之耕種也自建炎初載黄相國用招安之策流毒九年盡變祖宗軍政使天子無自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更制二患仍在則無惡乎議者之紛紛也昨蒙教賜似以軍民為二道厚于軍而

薄于民欲棄五穀養生之具而日進鴆酒烏喙竊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而舍已用善以勤攻闕失為平定之方則相公有意于孔明之烈某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期于有補乎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日謀遠徙私竊以為不然夫維揚蓋由謀之不臧而非為避之不早也

而用事畫議者多以宦官宮妾愛君之情揣中上意叨
竊美官心實憤恥之遂具囊封疏過失陳今日所當先
務者傾展殫盡不敢絲毫有隱于宸聰之聽亦庶幾萬
分有一不辱知遇言雖不效亦不蒙譴盍主上聽納之
德裕于昔時而閤下薦引重言雖遠而不替也適緣大
人祇命至池州忽得宮祠之請其勢不得留遂復丐間
併沐俞旨間關去國敵騎繼侵戈甲烟塵瀰漫吴楚徯
聞麾幢入援張大宋之天聲者以日為歲中外所切玆

承摠提秦甲已渡漢南扶持國勢天下幸甚閤下忠義大節照冠一時幕府賔僚又多奇俊施設注措動關存亡其夙已顓冥矧復疎遠投機應會又非逆料之所能也古人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撥亂世反之正者必推原禍敗之所從起掃滅而更張之庶其有濟然則今日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愼名器必講武略必明賞罰必擇守令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討盜賊此十必者有一不必非所以撥亂而反之正矣

然和人用事則比十必者必不行何則其道不同而其身不利故也今欲撥亂反正則以罷和議爲本此議不行則此人不用君子必可進小人必可退自餘七者亹亹有緒矣夫和人初心非有覆國亡邦之毒也無謀慮則和無才術則和土地非割于其家也金帛非捐于其府也子女非出于其室也姑以偷目前之安悦用事者之意耳其久而不破則結朋黨則迷國論則立異姓則事敵國惟利是從無所不可今歳不征來歳不戰日斷

一股月斬一臂刻膚盡肉椎骨及髓雖于敵人得計而
于國家最病此議不息雖微外患其禍機陰發不在金
敵之下也夫建都立國伏惟閤下既有定論某不敢知
竊謂奉迎大駕西幸梁秦以圖關中者中興之宏規也
屏蔽江淮增重上流定居建康者往古之明驗也可行
則行不可則止因時制變者哲人之達識也成敗在乎
天得失在乎人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苟為倒置末見其
可令緩急之序某既略陳于前矣具瞻所屬非閤下其

有比計非萊公奉章聖親征之策矣兵交之時自治尤急賞罰號令必有以收人心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別白至于去留除授兵馬應援命令不一衆聽不孚凡此數端恐非保邦制勝之術也頃者廷議燕安江沱但欲南趨不圖北向荆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稟受指蹤而援師不繼復輕召還即令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迥全無保障李成孔彦舟等諳知洪潭利便若或六飛遷幸兩越則敵必留兵屯守吳

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聞舉國避寇輿轎柁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業者乎荊南飢卒不滿數千鄂岳二州方困水賊德安最為要害緣罠妄改守臣今雖再委陳規深恐已失事會武昌名為帥府實則僅能自存惟長沙捍江湖之衝為二廣之蔽闕公所為取湘西杜預所為通零桂而孔明所為利盡南海者比于諸處差為完實而所恃者吳錫一軍六七千人耳錫至湘中四年屢立戰功御衆有律人已信服

全楚所賴比聞羽檄追赴江西雖帥司有請借留深恐未聽錫之不可離湖南猶往年宗斌之不可去荆門趙宗印之不可去郢西近日陳規之不可去德安也用人如用馬因其服習其功十倍鄭之小駟至晉而敗故廉頗在趙莫與為敵及為楚將不復有功正此類耳明主不泄邇大臣慮四方孫皓之季慮不及遠徹南郡之備專意下流于是杜預王濬一舉取之若必欲移吴錫是棄三湘八桂之地矣切乞廟堂留念所顧者相公啟沃

主上深發獨智克奮神武如光武昆陽之事以三千破
賊莽六十萬豈云衆寡不敵相公集衆思廣忠益去自
賢之意求所受教者虛心而用之如謝太傅淝水之績
以一謝玄却苻堅九十萬豈云强弱不侔再安宋朝永
保天命君臣俱顯不亦美與某待次山間無緣曳裾東
閣終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筆削所能敷叙然愚者
千慮大抵如前又于侍讀張公亦有咨稟仰惟宏度必
賜開納革輅徂征扈從勤止敢請精調寢餗上副倚毗

寵但言退避不務恢張用此之人行此之政至乃安然
通叛受侮考之古訓雖使苟安歲月戎車不駕必非興
隆之兆矣今事會如此乃是上天警悟聖主深發獨智
使懲乂既往改紀國政開中興之運也夫以臣叛君其
事固逆而以君避臣其事尤恥此乃勝負之決要在策
畫堅定不輕退轉耳昔苻堅以百萬南伐其視晉如石
下之卵耳又非有君臣逆順之說也若如前日諸公所
謀小則引避大則屈降彼東山太傅獨以何道而談笑

制勝哉閤下與丞相公所當慨然以古人自期必不忍靡靡委委循望實俱喪之覆轍也夫興衰撥亂全在人材而其難知堯舜猶病人之常情好見其所長而隱其所短好遜志之語而惡逆心之言于是臣其所教友不如已而阿諛求合之士日湊其側慮有遺策者吾不得知也舉有過事者吾不得聞也其心非不以善為之而卒陷于迷繆破毀者無不由此人雖難知而某獨謂告之過則喜聞善言則拜集衆思廣忠益不甘受佞言而

貌敬正士者乃知人之本也人無不知則于扶顛持危
興衰撥亂無不如志又何必役其心思勞其耳目區區
于事為之末乎今聖上親御六師兩公夾輔王室其當
明大義攘羣醜申嚴賞罰保固上流之大略已具之丞
相書中望樞密一見之而此所陳亦欲丞相兼聽而並
觀也夫不待下問而先自獻言誠以荷知素深思効萬
一耳仰維宏度必賜開納

寄折帥

其去秋嘗拜短書似聞已塵清覽自惟遂迹久不再瀆
茲承奉膺重寄分護上流殿此南邦仰寬西顧恭惟神
明交相台候萬福竊以湘中比歲大勞未艾水寇接境
軍饋頻煩奸吏因之反為民患人材風俗大抵宣和之
餘習至于每下則有甚焉枝葉既萎本根將蹶如虔寇
之出沒三路如楊么之梗塞兩湖非由敵兵實自郡縣
政煩賦重民生無聊坐使善良化為怨敵興兵屠剪于
此累年賊則未平民祇愈困封疆日蹙和議猶乖雖行

聘好之多儀未免營屯之積貫勢須厚歛以佐大農而
此魚鳬之民又類牛山之木莫逃踐履仍厭斧斤月引
歲滋其終可畏若或推行寬政必坐乏興所以赦令丁
寧徒成文具討臣罷軟立被譴呵歷攷自昔衰亂之時
亦有乘勢維持之政而其樞要全在人材維人難知聖
哲猶病公抱濟時之術業蘊憂國之丹誠固嘗叅决萬
徽鋪張有叙陟降多士器使具宜方覗兆于中興尚淹
稽于成效歛此大恵施于一方如决江河以潤尋尺惟

是有識遠彼遺黎式觀取舍好惡之端深思注措先後之意將以固宗社靈長之慶豈徒息閭里愁嘆之聲動干威休當此非易伏惟宏才遠略游刃有餘早乞外庸歸秉元化其向奉勑命假守小邦謂官期之尚賒于温凊而無曠繼蒙録用俾復舊班未敢冒承幸蒙賜罷奉親屏處澗壑考槃乃值鎮臨禮當造請路幾十舍江隅三津跂望旌麾輒伸竿牘言念著誠去偽乃古人處已之方務實去浮亦今日移風之道獨具咨目謹罷煩文

尚冀聰明特垂亮察輕塞在序開府之初敢請上副倚

毗精調茵鼎

寄張德遠

春間蒙賜鈞誨嘗有詢問之言方其時相公獨運廟堂進退賞罰聳動天下凡所舉措諒皆安允雖欲進説亦無所及今化鈞在手已踰半年以功效考之所以賢于去歲者固不可掩相公道心高明世味淡泊于富貴權勢必不得已而無所慕羡于仇怨睚眦必務平之而無

所報復于異論殊方必虛己考納而無所嫌忌于親戚故舊必視才選用而無所黨私于謟諛遜志必求諸非道而無所悅著然後誠心果昭公道果闢則所革不待已日而孚又況半年之久哉孔明廢李平廖立沒齒無怨必非智與力所能使也今議者或以前五事窺測相公而畏威逐利之風日盛士大夫以結舌相戒雖口不敢言而心未必服人不心服而能成百世之功者振古無之相公無亦少思其故乎惟聖人然後每事盡善雖

大賢未免有過退相公才高天下德冠多士可謂大賢矣
獨恐道古今而譽盛德如所謂處無遺策善不可加之
語洋洋乎鈞聽所以虧損德業者為不少也往時人材
之不善旣已黜逐往時政事之不臧旣已更改要使異
日相公功成身退之後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無可議
不為他人藉手猶今之視昔乃盡美矣若曰權在令行
適意而已後亦皇恤此非相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之本
意也惟恕其狂愚而取其忠焉

寄趙張二相詩見第一卷

某承乏支郡尋常無事不敢輒以竿牘上勤威覽聞之道途旣衆有不得不以輒干鈞聽者或謂二公細故之間薄有相望未知信否若其無之何乃人言籍籍萬一有之某竊謂二公不取也自聖主即位以來七年之間命相七人而後及二公宰相佐天子定天下不可數易也易之數者葢聖主欲歷試羣臣擇其可屬大事然後久任焉耳二公登庸于今將三年自己年任相未有如

是之久者也聖主既推心天下又屬望將責中興之效
于二公今也六師方張事功初起協恭比德轉敗而圖
成二公之相倚猶左右手之不可相無耳與目之不可
偏廢也何為相望于細故而忽事君許國之大計耶夫
權勢所在易以移人進取之士有不得于彼而求于此
有不得于此而求于彼彼此交間左右掠賣以售其說
有鄭朋之傾邪陰附無谷永之協和朝廷自非皐夔伊
周聖哲之資心如明鑑無所偏黨鮮不惑矣若不為此

然則二公之所由異者何耶右相早登樞府首以左相之賢薦于上其後右相仗鉞遐裔謗書流聞獨左相不以為然嘗力辨白及秉鈞之日首乞還右相于退閒之中非相為報也必曰國步方屯禍難未息倘得志同氣合之士相與左提而右挈之庶乎其有濟耳比年吏員益冗而不加澄清兵將益驕而不加控御財用益匱而不見節省民力益困而裒取未已毀譽益亂真而讒巧得志賞罰益失當而功罪反易若此之類未聞廟堂論

辨切磋汲汲愛日而行之也而乃以芥蔕肝膈間布于
多士夫豈二公相引重之本心哉夫人識慮所到固不
能皆同而義理所趨則不容有異不知二公所異其無
不公耶抑亦有動乎血氣之偏也自頃公卿大臣得志
據位惡人異已援引朋黨倡和如響及有過失亦不復
肯相救正一時所取富貴隨即雲散烟滅矣而其得失
是非至今不可掩猶昨日事是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
和而不同猶和羹醎酸醢醢不同而和于味同猶以鹽

濟鹽梅濟梅而不和矣二公以國事而有不同耶則當有君子之和左相曰某人賢右相曰某人不肖其賢不肖在人宰相何喜怒焉則亦廣詢詳覈而用舍之可也左相曰某事不可舉右相曰某事可舉其可否在理宰相何留情焉則亦反復研究而施置之可也凡此不由乎讒譖之人附麗之私離間之道又不動乎血氣之暴好惡之偏視聽之蔽揚己矜衆輕人重我之所為也直相與推公心行直道以期乎世難之或濟而已如此則

二公德度坦然嫌間不開上而使聖主信君子之可用
異乎世俗之所為也下而使士大夫無愧勿令小人得
以藉口也幸而因此賢材益進政事益修攘斥強鄰開
拓故業垂諸史冊照映萬年將有光于蕭曹而廉藺不
足云矣不然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愚恐天下有以議
二公也其淺識短見不足以知先賢往哲之彷彿獨思
逢時遇主言聽計從建立功業可以光前範後者皆以
道義器識為之本根進為撫世則二人同心各致股肱

之助功成身退千里命駕不失平生之歡若其較計于勢利之途睚眦于同異之際理屈事乖固無足論倘幸取勝則亦悻悻然小之為丈夫必見笑于大方之家矣二公負俊傑之才抱高明之識直言正行受萬乘非常之知豈其有此必也某聽聞浮淺不諳厥眞然而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或者云云未有底止是以欲黙而不敢輙爾布之才非宜僚辯非陸賈念荷眷待有素又方棄外無與人交馳爭轍之嫌故敢傾盡而不疑干犯威重

不勝惶恐幸恕其狂易而察其區區郡事少閒因得讀史書有所感成古詩三篇併以浼呈仰冀采目不宣

寄劉致中書丙辰

致中兄一别二十年世路艱虞好音不嗣每聞博學謀道德問日休雖相望閩湘千里之外猶足少慰比日毒暑不審起居能好安否緘書累幅為貺荷意雖勤而謂某有以取譽與謗于世此則不敢當也學業未成早被任使不聞善狀為家國之光方逺罪不給何譽之有毋

乃以告者過而左右又過聽予至曰恩義未加厚于託體同生則某所未聞也某自嬰兒幾瀕于死先祖妣永壽君鞠育撫養之不啻如已生以至成人永壽君臨終它無一言惟以不肖之身屬大人使善視之大人長養教誨日厚一日必使有立以不墜祖妣付託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過庭詩禮資以事君常懼不肖仰辱恩紀他日無以見永壽君于地下此某終身之責也如左右之見責者祖妣不以是語某大人不以是詔某一日

無故以左右違經背禮之言從而信之毋乃亂倫而悖德也乎若夫世父世母以至羣從兄弟里居食貨宜有以奉養周賑之此則任門户者之責顧先後緩急之序有所未及非恝然忘之比不待鄉黨朋友譏議而後知也頃在荆州大人棄官躬耕共為子職比歲屢稔廪粟漸盈方有買田合族之意而散于盜賊空橐來湘中食口無慮千指流離漂轉略無寧歲壬子冬又遇刼散亡遂盡某粗守訓戒不肯枉道以取世資十年之間三見

廢黜其于仰事俯育葢有難以語人者若不出情實勉强而為之以要譽于鄉黨朋友是鄉愿而已矣使其力有餘足以仁及宗族人子之義不敢有已又必稟命而後行亦無專輒之理也來書盛稱仁義禮樂之道夫仁有厚薄義有重輕擇義之重則禮由是起居仁之厚則樂自是樂言豈一端而已哉古之人有得乎義理之安雖舉世非譽不加勸沮又況治平之公論風化天下龜山之至德師表士林德不孤必有鄰矣左右所謂世謗

不負無乃以利而言得罪名教予承晧殊未期惟增懷

仰伏蕒為道加愛

寄秦丞相書壬戌

近蒙寵錫鈞翰併及二弟所以存問之意雖夐絶千里

如載色笑下情感幸無以名言某病朽之質叨竊祠饟

無功而食有愧伐檀却掃柴門謝絶賔客指疾日甚裁

減書疏惟是玩心典籍用寡悔尤或行或藏均廕德宇

獨有議服事累曾具稟後聞吴尚書湝郎中皆傳及鈞

意欲使自明乃以未蒙照悉葢私家本末非外人所知意相公以海行常禮謂某當然也令不免詳述塵涜鈞聽某所為辨論者縁于人情未安重違先訓故耳人情未安重違先訓者縁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恩意輕重不侔故耳過房入繼禮之正也則當為本生行心喪解官收養棄遺則本生之恩已絶而所養之恩特厚雖不為本生服可也是故福建路有專得條令及近年守臣申請禁約明文而某三伯父沒時某官建康叨列記注

雖齊衰不杖期先子猶不詔某行之然則何為心喪解官之云夫父之愛子必期其行成名立名與行之成立孰加于孝其不成立孰加于不孝豈有喪紀大倫反使迷繆以陷于五刑莫大之罪曾是以為愛乎先子非有憾于某伯父也揆諸理當然爾某非懷私于先子也反諸心不忍爾先子心源澄靜道學精深處事如權衡閱禮如水鑑使其亂命某于先子無能為役猶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況治命丁寧而反復乎其本直守所志亡

言可也而向來禫服中須至略陳仰關朝聽者其說則多矣方某仕未顯時人未嘗為此言其後通班禁闈入預論思而出守屏翰世人所謂宦官之榮也鄉情理分疾勝而忌前乃始交唱迭和暴而短之其下則羣吠所怪聚蚊成雷萬分一恐當塗聽來有誤焉耳人非甚愚不靈未問義理姑擇孰利而孰害巷之人猶能也五刑莫大之罪終身廢棄心喪解官厥紀三年寧其三年而仕乎寧其終身而廢乎禮者稱情而為之節文聖人制

母服不敢二斬若父在則齊衰不杖期夫豈欲薄于母哉武后隆興陰教乃始越典至明皇時賈至等議復古已有制命而習俗不之改以至于今斯禮也仲尼為是則武后為非武后為得則仲尼為失可謂習俗不改而非喪服儀禮之大法哉然當時從武后之政與夫習而不改者必自曰盡孝于母矣今其政與人雖已滅沒而得失是非不可移于人心是故君子處禮不可不慎也若夫先王未有此禮則聖人許以義起故叔齊不受父國

而孔子賢之韋玄成不襲世封而漢宣帝嘉之張鏗復
父之讐而裴耀卿救之温嶠欲奔母喪而晉元帝止之
葢自野外綿蕝以來或因時或因俗或因事或因人而
變常立制者何可勝數本朝法令備具久矣申明衝改
尚無月無之亦未嘗固守禮律膠柱而調瑟也葢有不
服所生天下以為不孝而道德柄臣以為孝任用至八
座者矣亦有身姓某後姓某既膴仕矣母貧困扣門逐
去不顧而位登將相者矣悖于大倫至是苟見保持非

惟不蹈刑辟又且利達况事理之異乎此者反不見容于物議亦獨何哉龜山先生君子之宗也益尹席侯小人之冠也皆過房入繼亦未嘗解官行心喪三年天下不之罪則棄遺收養者從可知也日者伯氏建州教授錄示所上相公書為其别白物議之不然者其說詳盡獨造端三數語未免婉曲葢伯氏與先伯令為嫡長子當為親諱不得不爾也如其審然則其所申請為妄議者排擊為當投竄誅殛為宜豈可以一經家訓文飾私

不足道士大夫立身行已惟義之適義苟不可死且不辭官于何有某雖不肖嘗奉令承教于君子矣自乙卯年呂常伯之譏誚家行丙辰年劉進士之書札顯至先子作釋謗一篇手澤尚濡然一時羣公隨俗毀譽知不出乎拘攣之域有相契愛者則為某憂之而莫能主也幽懷耿耿積有年所仰惟相公學識行義器量事業直配前古宗賢世哲不特俯視近時作者是故旋乾轉坤閭闔萬化旁人視之如扁舟片帆在銀山雪障之中莫

不胆裂魂喪自失而走而相公處之綽有餘裕批卻導窾遊刃恢恢若庖丁之于牛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若伯昏之于射六轡在手控馭如志若王良之于八駿負大任重氣力舒徐若烏獲之于百鈞蓋才全而德不形亦行其所無事故能若是其妙也朞于此時不竭其血誠仰扣威聽脫或議者有以見訾則與訾先子無以異朞然後真負孝之責雖相公追眷先子一日出入門闌道義之契亦何及矣伏乞相公以禮部太常所定將上于

議政之暇特出片言謂禮緣人情以義而起其比尋常過房事體不同合為所生服齊衰不杖期如此降吉則先子銜恩于九泉其也戴德于沒齒本宗與伯氏兩房大義堅定縉紳及鄉閭浮言帖息無搖撼蔽揚之態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為人之後相公之賜可謂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非常之議反經合權非有司之任也故願相公以道揆之乃能變而不失其正也自堯舜象刑夏后肉辟商周因焉漢文帝聽緹縈一言興

仁恤刑易笞鉗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軀保體受一女子之恵不知其幾何人周勃張蒼之徒親見鄧侯定律不為緹縈儆且賤而棄其言也則某之所陳必望相公哀而許之悽悽丹赤不覺詞費冒瀆威嚴悚息進命

致黎生書

吾友奮自艱苦未及顯榮其親而遽罹大故欲報罔極何以堪處然聖人教人欲顯其父母者本于立身揚名

吾友要須行義日修謗讟日息乃立身揚名之效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謗讟之不止毋乃檢身亦有所闕乎試摘三事尤大者為吾友誦之能斷一也鬻爵二也聽鄉曲之訟三也夫囙市利所入雖厚然放利而行斂怨不少既坐此致富則可以已矣世業有可嗣者有當改者吾友被服儒行而使昆弟習為駔儈不仁孰甚焉今富名既著雖欲深藏若虛不可掩矣曷若使子弟力田敦本取財于天地不為侈靡夸燿恭儉節用仰事

俯育必無不足之理也蓋尚侈靡以夸耀愚俗之耳目則以客氣相尚必求勝于人求勝則廣費費廣則謀利不得不急利入既厚則公上徭役必重其勢遂至于入貲求官以復門户于是多事矣吾友曩遊漳濱見其俗皇皇于財利無復義氣每以歎笑今幾何時其積貨無極入貲得官自足爲鄉黨者亦何在矣由是言之使金玉滿堂而人知其有盜跖之行且旋即毀與家無儋石而人稱其爲善人之門且享之久安孰得孰失乎夫以

厚賄係名軍籍以僥奏功徼倖恩命非獨法之所禁是亦吾徒平日所疾惡者方軍興時冒濫固多而論事者屢及之朝廷數有戒約一日兵革少弭具數覈實澄斥浮冗即不得避遯而皆見矣當是時非特以有官為患又且以失貲為悔商度利害者猶必及此況論義理乎居鄉里立門戶當與人為矜式至愚無知如梁氏輩亦何足介懷抱而較雌雄乎必欲心競力爭勝而後已沒世窮年其有既乎夫分爭辯訟小人所不能免聽其詞訴

而決其是非此乃州縣之權非布衣韋帶之職也吾友天性疾惡故凡耳目所接必為之區處其意若曰與其使犯于有司或顛倒其曲直有所賕賂冐若善言曉析之使兩解而去此固善矣如出位何人之常情喜怒予奪未必能去私意一循公道或智慮所照必有偏蔽則裁處之際豈能盡當受辱者既須積忿得理者又思報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亦非全身保家之道也至其甚不服者或用笞杖以懲之是顯用州縣之權事之

最不得者也不待詳述而後知也故願吾友奮然罷此三事閉戶讀書脩其天爵脫去卑近力慕高遠以仁為富以義為榮急于治己緩于攻人不負師友之所期待此于吾友平日剛決一反掌之易耳凡相勸戒者未嘗不拂逆其意今由貧窶而致富以白身而得官見信于鄉人爭訟不決于有司而取決于一言自世俗觀之豈非美事然稽之聖人之教則悖矣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能斷之事是不以其

道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入貲之事是不由其道也中庸曰君
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舉子而聽鄉曲之訟是
出位而有願乎其外也然則世俗之所美乃君子之所
惡必矣禮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内省誠不疚然
後能不憂不懼不然毁言日積安得不少加意拔本塞
原蕇以弭之豈可藐然勿聽因自隳壞乎古人曰名譽
不彰朋友之罪某與吾友遊十有三年矣比來令問少

損于前時每一念之事如在已獨以吾友自信堅確難于進言亦恐衆口無端未可稽據今兩年于此誠有疑焉適值吾友居喪更無外事是以告忠或蒙采擇如其不然苟冀見教豈敢強聒以取疎絶也

寄張教授書

某受資不高才智淺短一自幼童早聞父師餘論誨以克已之學汩于場屋冉冉十期見道未明持志弗堅欲取世資登門而覔擧其去小人儒特一間爾所少自恃

者尚謂平昔槩予有聞未能忽焉忘去冀得脫跡學校
訪友尋師或卒相其鄙陋昨從昭武李氏伯仲游已聞
有閣下今年識其人云久依絳帳尤能誦記閣下言動
之詳獨某恨未獲瞻嚓也常謂英雄豪傑何世無之惟
道之不明俾斯人莫知所以用已方略足以幹八區氣
幹足以興事為然而識不徧理而誠弗立焉故蹈于自
用妄作之愆篤信好善率履不越非特鄉人皆好之雖
蠻貊之邦行矣然而世變萬殊不能執中而並應使各

適其當則未免為獨善孤德之隘此伊周事業所以不可多得而後世功蓋天下者其平生終始未嘗不有遺恨也伏聞閤下學貫百氏才雄萬夫明允篤誠克勤小物施設注措獨守其宗某雖未嘗少窺道德之光華然妄意藩籬敢謂如此某也僅守其聞未能自得力量又不宏遠夫安能任道乎惟思力求賢者親炙而扶持之庶幾不入自棄之域某人為某言閤下亦知其無狀之姓名自念何以得此益見閤下之與人為善厥道甚廣

也故思自納于門墻是以因某人而拜書雖未能百舍重跰有愧于心若夫服膺問道尚兾他日辭不諭心敢幸矜亮承閤下方憂居更願為斯文抑情稱理以副善類之望

代人上廣帥書

某嘗歷攷在昔隱約成德之士與進為輔世之人其建立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于中道無過無不及者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于剛而短于柔厚于柔而

缺于剛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而內鑒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以理揆而不以一概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為己則柔而立剛而塞以之為人則剛而不怒柔而不懾使彼觀我者名之曰此剛人歟則寬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澄撓焉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犯干焉是故有商綴旒于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衮于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于東郊者又此道也是故東京以兵草定天下則世祖以柔

道行之劉璋以暗弱失國則武侯以剛克振之若夫子太叔不忍猛而寬則國多盜賊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名則斯人畏而不愛終莫得其適嗚呼安得一弛一張圓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伏以具人俊傑足以識時務通達足以周事變精察纖悉總理周盡而不失之于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于泛濫詩人之詠賢才也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則所以形容其文之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致也此

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今乃于
閣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知觀能而詳試二郡承
流而豈弟之譽播兩道膺使而周爰之職修乃授以嶺
西之藩既收其干嶂滅烽之效又畀以南海之印益取
其萬艘輸賮之績盖自偃武以來將明于外施為注措
焯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閣下之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
有三郡負山並海而綠林之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
之集東與閩甌相控引風帆浪舶出沒乎汪洋浩渺之

間者其程次遐邇又孰得而計之而真姦大偷與健家豪舉屏匿其間莫不陰交猾吏相為囊槖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于受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旅隱約之民爾然則牧伯于是者蓋不宜師曹參之治齊顧直法子産之治鄭然後得寬猛之分無競絿之失也竊伏待于下風而聽于道途閭下開府曾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藏用善良者如蔭乎慈母狡傑者如懼乎嚴師譬夫庖丁之技未經肯綮而發硎之刃恢恢乎其有餘地

斐然集卷十七

乾隆御覽之寶